

# 给杨育夏学兄的一封信

——《砚边拾趣》读后

■李炳仁



学林漫步

## 鲁迅为何偏爱《孔乙己》

育夏兄：

10月21日晚收到兄的快速信后，我曾立即给你发短信，对你寄给我这么多书法精品深感意外和惊喜。

我对书法真的是一窍不通。工作期间和退休后，基本未与书法界有联系，也未认真欣赏过书法作品，更别说研究了。既然看了你的书法大作《砚边拾趣》《白居易与元九书》和你寄来的作品，就说说感觉吧。

首先我觉得它很美，如同一个日本电影中一个角色的名字：真优美。形体美，亮丽，看着舒服，赏心悦目，给人以愉悦、清新、奋进、潇洒流动之感。再就是如杨松先生所说的诗词美、韵味美、格调美。你对古典诗词研究的造诣很深，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有所创新。所写诗词很有内容，很有韵味，很有节奏感，很有自己的真情实感，又有明显的时代特征。而且，你的诗词题材十分丰富和广泛，书体也多种多样，书法在融合多种书体的基础上有自己的明显风格——优美、流畅、挺拔。你的行楷、草书，你的隶书和带有隶书味道的字，我尤其喜欢。你的诗词和书法，做到了《学书感悟》中所说的“握笔写字倍有情，一笔一画见神功。艺术创新要记取，手脑并用始能精”。

最为可贵的是你把自己的诗词和自己的书法艺术完美地结合在了一起。你的诗词是高水平的，书法是高水平的。二者结合在一起，互相映衬，互相支持，相得益彰。大多数书法家或诗人做不到这一点，因为诗词和书法都有很深功底的人太少了。

育夏兄，初中一别，极少见面，弟对兄的情况真的是了解太少。但这几天我浏览你的书法时，似乎重新认识了你这个人。你的热诚、率真，很令我钦佩。你没有现在很多文人身上的媚俗、世俗之气。这不仅可从你那美丽、挺拔、

充满激情的字体中看出来，还可从你写的许多诗词中显现出来。那些针砭时弊的诗词，如《帽子院》《刺获金奖》《书坛感怀》《名利锁》《垂钓》这些你抒发情怀的诗词，如《赠文友》中的“古来文士伴清寒，逸韵高标仰前贤。风月盈怀堪称富，云烟出岫胜参禅。梦萦乾坤歌正气，不寻捷径问终南”，那首比拟自身的《种花》，那幅自撰联“心同良辰美景，眼印明月清风”，那首《小院抒怀》中的“人生何处不尽欢，有情岁月任天真”等等，均显示了你的高风亮节、率真。

你的才智、贡献，令我羞愧。你是教授，“一生育才知多少，献身哪计温饱”；你是作家，好诗好词甚多；你是文艺评论家，为作家、作者指点迷津；你是经济理论方面的行家，你的《开展竞争，做活生意》被《人民日报》头版发表，并在全国经济理论界引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否有竞争”的大讨论，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提出、发展和搞活起了先导作用。你还会绘画，那幅《鸡戏图》实在可爱，至于你主编和参与编写的五部大、中专教材，肯定已经和正在为社会效力。老兄，你近乎全才啊！你有作品可以存世，给家人、亲友、世人留下一份精神财富。你的诗词中有不少佳句值得今人和后人玩味。白居易的《长恨歌》《琵琶行》我十分喜爱，但也仅仅是欣赏而已，并未咀嚼出其精髓。你的“《长恨歌》里留情怨，《琵琶行》中觅知音”，各用三个字就把精髓道出来了。你那首《出国机上作》中的“平铺云海翻雪浪，早升圆月洗征尘。宇田万顷无人种，地球有限多战云”，写得多么形象，想象多么开阔啊！不像我，一生和新闻打交道，虽写了不少新闻报道，但都是过眼云烟，时过境迁的东西，发表后第二天就不会有人看。退休后，孩子们提出给我出版作品集，我说连你们都不会去看，出版有何用？未同

意。我没有值得咀嚼的东西，更别说存世的东西。赤裸裸地来，光溜溜地去吧。与你相比，我真是羞愧啊！

你退休后的生活态度，值得我学习。我从《北京晚报》总编岗位上退休后，当了四年市记协主席，十年来任中国晚报协会常务副会长兼秘书长。因工作关系，大好河山看了不少，也出国多次，都是走马观花，没留下只言片语。你出游了不少地方，你每到一个地方，都是仔细地看，细细地品，并留下美丽的诗篇。你那几首关于退休后生活的诗，如《心常泰》《返璞归真》《西江月·退休抒怀》《养生清歌一曲》《生活感悟二首》等，都道出了你积极奋进、乐观向上的胸怀。你现在夫妇恩爱，子女孝顺，衣食无忧，有社会工作可作奉献，生活丰富多彩，心态这么好，我相信定会“笑迎春风纵马行”，“自可长寿过百年”。我现在也是夫妇和谐，孩子孝顺，衣食无忧，不同的是已不担任任何社会工作，每天就是看报、上网、做操、游泳、做饭，不能给社会作贡献了，但是还有点用，就是为老伴做饭，孩子来了为他们做饭。心态、身体尚可。我要学习你乐观向上的人生态度，争取多活几年。

看了你的作品，知你喜茶，对茶文化有深研究。你送我的《品茶赋》，穷尽了茶的奥秘，书法也好，我特别喜爱。我也喝茶，只为解渴、消暑、消食，不为享受其味，家里无茶具，就是想喝沏一杯，咕咚而进。

拉拉杂杂谈了这么多。见笑。希望以后咱们多交谈。

弟李炳仁

2018年10月30日

(李炳仁，1938年生于河南扶沟，毕业于南开大学，曾任《北京晚报》总编。退休后任北京市记协主席，中国晚报协会常务副会长兼秘书长。)

网海观潮

## 爱国，做人最大的事情

“你是中国人吗？”  
“你爱中国吗？”  
“你愿意中国好吗？”

1935年9月17日，南开大学新学年“始业式”上，著名教育家张伯苓校长向学生们连问了三个问题。

彼时，正值中华民族危亡之际。时局板荡，人心思乱，作为一位深具使命感的爱国教育家，张伯苓忧心忡忡。他感到有必要通过一次演说，同南开学生推心置腹地谈谈办学的宗旨、家国的意义。张伯苓对学生们说，如果你是中国人，如果你爱中国，如果你愿意中国好，那么，就请自省，请你们一定要为家、为国、为公团结起来。

这“爱国三问”无异于当头棒喝，令人醍醐灌顶，瞬间点燃了学生们的爱国

之情，让南开的学子们真切感受到了国家的危难和民族的责任，不少学生从此投身到救国运动之中。彼时凡有理想血气之青年，无不以爱国自尚，“虽刀刃迫于身，弹丸迫于目，而彼脑中终有一‘誓死以守祖国’之灵魂在”。两年后，日寇全面入侵中国。战火初启，滋育爱国精神的南开大学校园便成为日军炮火攻击的目标，举行过一场又一场“始业式”的秀山堂礼堂毁于一旦。不过，正如张伯苓校长所言：“被毁者为南开之物质，而南开之精神，将因此挫折，而愈益奋励！”

张伯苓的奔走呼号，何尝不是中国人民的奔走呼号？中华民族的昨天，可以说是“雄关漫道真如铁”。近代以后，中华民族面临着外来侵略寇急祸重的严峻形势，遭受的苦难之重、付出的牺牲之大，

在世界历史上都是罕见的。但是，中国人民从不屈服，不断奋起抗争，终于掌握了自己的命运，开始了建设自己国家的伟大进程。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奋起疾呼，“因此挫折，愈益奋励”的爱国主义精神，也更加深深扎根在一代代中国人心中。

孙中山曾经说过：做人最大的事情，就是要知道怎么样爱国。周虽旧邦，其命维新。张伯苓的三个问题，是历史之问，更是时代之问、未来之问。走出流血牺牲、生死考验的语境，走出神州陆沉、存亡绝续的背景，仍然需要我们一代一代这样问下去、答下去，才能为“中国号”巨轮破浪前行提供最深厚的底气、最有力的支撑。

(选自人民网)

